

独行



丛书

刘烨园
著

独行 领地

珠海出版社

刘烨园
著

领地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地/刘烨园著

(独行者丛书)

ISBN 7-80607-105-9 ￥13.65

I. 领…

II. 刘…

III. 文学—散文—当代

IV. 1267

领 地

©刘烨园著

终 审:成 平

策 划:成 平 刘亚伟

责任编辑:李向群

装帧设计:鲍金星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54041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 本:850×1092mm 1/32

印 张:10.5 字数:218千字

版 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13.65元

总 序

~~曾~~ 卓

在当今散文随笔热、散文随笔丛书热中，《独行者丛书》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它的作者虽然既有学者，也有专长于小说、散文的作家，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在学术或创作的生涯中，将经历的个体生命的体验放在一个具有思想性、精神性追求的背景之上。因而在每一集中，都不乏对一些学术性问题的探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给人以启发和启示。作者们以各富个性的笔调，或描述，或议论，自如地表达，拥有一般散文随笔的特色，却更具有耐读性。

我很赞赏“独行者”这个词。

“独行者”，首先是思的一种状态，是思的一种独立特行。我们沉溺于人云亦云太久了，以致我们不敢、不会、不能思的独行，而思的入门往往是从独行开始的，非“一哄而上”所能奏效。

因而他独行，却并不孤独，因为他并不脱离人群，更不是离群索居，只是不愿随波逐流罢了。他知道，他所说的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的声音，而不能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他人头脑的行尸走肉。

在这里——

“独行”不是逃避，不是孤芳自赏，它只是探寻更开阔的视野，更多维的生存空间。

“独行”不是霸权，不是“一言堂”，它只是在独断与喧嚣之外能倾听死亡与新生的自然节律，它是应着生命的召唤而去的，那里同样有他人新生的权利。

“独行”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沽名钓誉，它只是独立承担自由的苦役，走自己应走的路。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块土地上，已有愈来愈多的“独行者”，他们独立互补，构成今天生动而丰富的格局。

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走自己的路吧，唱自己的歌，这个世界就不会单调沉寂。

目 录

日记二则(代自序)

I

战场	(4)
阿斯塔波瓦车站	(7)
家族	(15)
我们去看萧红	(24)
在阿布兰阿德庄园听讲解	(31)
领地	(38)
风雪窗前	(42)
老人	(45)
永远的舞	(51)

失传的异想	(60)
心乡	(68)
夜在当代讲述什么	(72)
暴风雨之梦	(86)
房子	(89)
在人群如潮的身影里	(97)
元素.....	(101)
蒙蒙的年轻.....	(106)
哪里·这里·那里.....	(110)
不止一个四季.....	(118)
旧站台.....	(128)
萨特墓前的鲜花.....	(137)
核.....	(140)
都市山谣.....	(148)
远冬.....	(155)
孤独是一种高贵.....	(158)
向导.....	(161)
成熟.....	(164)
法桐夜笔记.....	(167)

II

十七世纪之夜的来临.....	(174)
文化是人民的.....	(179)
绝境与混战——停驻·流 连·穿过.....	(183)
诗人的劳动与抗争.....	(191)
文人的一种“病”.....	(197)
拣石者.....	(200)

“复兴”的担忧·····	(207)
有的书·····	(213)
立体:时代与人的真实 ·····	(217)
为什么读不懂·····	(221)
“调子”问题·····	(227)
因为离生命最近·····	(231)
副刊,多保重 ·····	(246)
永远抗争——一个真正的人 ·····	(249)
永不屈服·····	(252)
眼泪与沉思·····	(256)
都市是什么·····	(259)
书店与社会·····	(264)
关于《家园的味道》·····	(268)
回赐命运·····	(272)
我读《萌芽》长大·····	(275)
那只文学的手·····	(278)
“飘”起了什么·····	(283)
我们需要新启示·····	(287)
草木之冥·····	(290)
别样的血脉·····	(294)
基调与目光·····	(298)
未死的神话和一个青年·····	(302)
手与脚·····	(305)
“人文”何为·····	(308)
女人:跟随着生命的向导 ·····	(312)

新艺术散文札记…………… (317)

一个人的灵魂独自能走多远(代后记)

日记二则（代自序）

我似乎总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只有时代的时代。回首望去，未被时代覆盖的人类痕迹，只余那些残缺的、痛苦的精神沉默者，敬重的心香就在那儿燃起来，依依袅袅不去。这是血脉的生机。多少年，它才能如鲜花摇曳世界，让人们谛听沉默已久的灼灼声音？《如果那样，它又还是它吗？》也许这样才对——如此的时代，若非相对沉默，不是无知就是别具用心——用语言的车轮，碾碎精神的品位和性格，与推销方便面的自喜无异。然而推销员是诚实的，他喊叫是因为他点钞，人人都知道他的单纯目的。风头聒噪的才子才女却极其卑鄙：挂字画的屏风，祭早已注水的腐肉，搅起分一杯时髦之羹或抢占制高点的窃窃阴笑。除非你是上帝，否则无法不沉默：你从肉胎凡身而生，世迹斑斑，杀出一条血路，其刃要多么锋利！靠陈旧的古典和偏激的宗教狂热你就沦入了和他们一样的窠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精神上已被证明是灾难的。刀刃的淬火修炼，丝毫不亚于操刀者漫长的思考艰难和征服自身弱点的考验。因为你面对的不是

网，而是千军万马、各式兵器叮当而至的重围，铺天盖地，史无前例；你也必须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准备、熬炼、纯粹、彻底、厚重和坚韧，它的总和就是“沉默”。沉默之沉默——即使你的呐喊千年不衰，即使你已经史无前例了，人类的雷声也要很久很久才能微弱地传到这儿——这个只有时代的时代。相对于喧嚣，你的咯血之啼厚重得亦与沉默相差无几。它并不微弱，只是噪音对人们的伤害还不够。觉醒是漫长的，因而“沉默”也是漫长的。“沉默”与“无声”的分界就在这里。“吟罢低眉无写处”与“寄意寒星荃不察”是李生的中国。

语言打败了所有的作家。它是最局限最无力又最容易的曲解、最“节外生枝”的可怕置作家——人、人类、生命等等于死地的。1911年，当英国海军上校斯科特（最早前往南极的探险家）尚未长眠在零下40度的、远离人类的寒冷、风暴、饥饿、孤寂的白茫茫天地之前，当他爬进孤零零的小帐篷里的睡袋，忍受着无以言说的痛苦，任何求生的努力已无可能，燃料尽了，吃物绝了，身体虚弱到极点，只能等待死神的时候，他留下的那些日志，那些书信，又表达了生命在这种境况下的复杂感受、绞心之痛的几分之几？没有同样境遇的人，即使想象，又能浅薄地从那些词句里理解多少？人的智力在这儿走到了极限。语言从它诞生起就束缚了人类，人类在它的束缚里长大。它的共性扼杀了个性却又发展着个性。交流、沟通、联想、创造、训练、表达、误解、桎梏、窒息、悲哀……这是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悖论。它永远并非一切，然而

文明却依靠它走向一切。而作家，明明知道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却义无反顾地陷入语言，挑战语言，同时创造语言。“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占绝对优势的恶运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最伟大的悲剧。”（茨威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因为与语言生死相依，因而他的语言必须是最生命最血肉最人性最有力量量的，亦即语言中的语言，语言中的质，语言中的生命。在这场必败的人生中，作家，将以他的悲剧，他的挑战，他的奋斗——他的语言，打败语言的垃圾和落叶，将生命也将语言的火把不朽地流传下去。他将用颤抖的手高举着语言的火把，在黑夜中照亮人类文明的进程。永不过时的人的真谛借助着斯科特的过时的日志和书信延续和再生。人类为此衷心感谢着、愤怒着、痛苦着、依赖着这个自我轮回的尤物。并以此审视着每一个作家。它的严厉宛如命运。语言的本质与命运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不如此，人又在哪里？“走远点，上帝。让我思索。”哪怕是在史前的、尚无人迹的南极的饥寒交迫里，像斯科特上校一样思索。

1995年3月26日摘录

I

战 场

眼前的这些“男人”，在那些残阳如血的真实周围，洪水一样退去了。枯蚌干蝉的黄波，掺杂着断了根的草叶，连同包装盒、废鞋、塑料瓶们，皱皱的，脏脏的，不知漂浮了多久，沤晒了多久，如今退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个时代，这些“男人”，这些“过程”，原来是逐着时运浑浊的泥汤沉浮在街上的。苍山如海。泥汤如垢。游荡的杂迹遗弃在河岸上。月光下，它们在归来的船边蒙着依稀可辨的暗泽，像摆在街上的无头木偶。天是阴暗的，灰尘阒无声息。从气味难闻的华屋里，霉出久已不再的血痂，斑斑的如几口痰污。它们早已变了色，混在反刍的胃的饿气和臃肿的身肢里，在谄媚作态的笑意和公文苟利趋动的面孔里，仿佛所有的山都塌了棱角，淤于沼泽水草一般。朝匆暮忙，人去车来，不知何时，男人仿佛绝迹了。那些真实，那些记忆，恐龙一样史前了。男人，只在远望的往梦里才能凝视，凝视着那荒芜、宁静的战场和他们陌生的气息……在那儿，西伯利亚零下 50 度的风雪，流放的依然是一如既往的灵魂。多年的木板屋嘎

吱嘎吱地顶着风呻吟，油灯如目，冬树迷蒙，暴风雪覆盖着广袤的冰野，白昼也如长夜——十几年，几十年，男人们——画家、牧师、文学家、军人、工人、政治家、教师……许多有自己信念的人，瘦骨嶙峋，眼神沉郁，从故乡从街市从心爱的女人身边，被驱虏而来；他们疲于劳累，困于饥寒，不知多少人死于疾病，每一个十字架都是一只身心不屈、额眉坚忍的鹰。一群鹰。几代鹰。他们磨砺着，穷困着，煎熬着，准备飞离战场又飞向战场——在苦难的心脏，啄断黑暗的网脉，让它的神经溅落浓污，流出历史滴聚的青光。多少年过去了。从前破漏的木板屋孤零零地无人留意，只有肆虐的风雪依旧咆哮着莽莽的森林。如今，那些男人，那些残阳如血的他们已经作古了——但却是在这儿的街上作古的，在青光又是一轮变色的时候。这儿的四周没有男人，只有风吹送着那些关于男人的记忆的残屑，只有遗忘的忧愤和不信任的冷峻厚地垒砌着荒谬的城堡，蘸着一个人四十余年牺牲的血。那是一双男人的手。一双痛苦不堪、扭曲变形的手。它最终将把自己的血肉连同世界一起剥落，留下白骨般的名字和永恒的敏感。他幽灵一般在城堡内外游荡，倾诉着不再有赴难不再有男人的挣扎和凄凉。这是一个男人对男人的失望。他的名字叫卡夫卡。时代由于男人的失去而变质了。“平安旧战场”多么好，“荷载独彷徨”又多么苍凉。而眼前这些熙熙攘攘的“男人”，还有人味还算男人么？世纪初的诘问一次次在世纪末回荡。在城堡，在我的东方，我们繁华热闹的街上。

这是一个男人的忧伤。男人的彷徨也该是“荷载”的。男人永远只能征衣褴褛，满身硝烟，两眼血

丝不去，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各自起伏的战场。然后倒下，让人们忘却，让蓝天荒野摇曳他们的血泥滋养的几处不知名的野花……在这些地方，在他们那里，战场是一脉精神，一种信念，一个“过客”的人生，一脉牺牲的纯粹，一次追寻的悲壮，一亘天地博大的气氛。男人应该永远扶着烧焦的残树一次又一次站起来，忍着伤痛，嚼着充饥的草根，在阴沉沉无尽的天空下，赤足破靴，胡碴乱发，隐约着他的女人所心热的熟悉气味，拖着倔强的身影，义无反顾，消失在铺满弹坑、塹壕、车辙、兵器的远方，像一面碎布缕缕、踉跄不倒的旗，他们也曾狂笑也曾戏谑，也曾放浪纵欢，也曾弹铗吼唱，靠着湿冷的壕壁痛饮击节，思念高山流水，忘怀地久天长……他们命中注定，“从我记得的时候起，我就这么走。”（鲁迅：《过客》。下同）走得抛家去情，舍生忘死，涉过内心世界自我对抗、熬炼的漫长的急风暴雨，来到秋月深沉、坚定的山岗。他们命有所属，生有独钟。男人的日子总有着冥冥神秘的本性原力和超越的胸怀，他们在骨血里蔑视一切非战场的卑琐和虚度，图名和捞利，抽着烟，疾步告别“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的瓦砾，一生都在风中雨中，向着海上路上，险境远方。他们志出俗心，草芥连天。“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风萧萧今天地寒。男人，这样的苦难有福了。大地，这样的存在才有望。

世间这样的历史，古往今来，都是人类的幸运和辉煌。

1990年1月~1993年8月于湖畔

阿斯塔波瓦车站

一切都仿佛过去了。简朴的站长家里，陈旧的圣像十字架像天国的光辉一样凝视着他，他的一生和不屈的灵魂，以及朴素的床单和棉被……哀莫大于心不死。一个人的身心何以能曾经久久地承受那样炼狱般的煎熬？人不是有限度的么？古老而厚密的白桦林在木屋外亘古地沉寂了。再也无人有资格苛求他。

这个愿望一定折磨他很久了。很久。从童年雅斯纳雅·波良纳村的荒野直到从那儿出走，八十多年，有谁还在生命里执著地冲突着早年的倔拗和向往？他终生自责着，追求着，痛苦着，实现着，矛盾着……天性里集聚的是古往今来多少代人永生永世不竭的激情和力量。它们有多少成色就有多少不死的折磨！他就是历史和世界。他超越了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聂赫留朵夫。“把生命坚持到最后气息。”他曾在日记里写道。生命的坚持不是被动的，不是年轮方向不明、意义全无的周转耗费。这个喀山放浪而勤勉的大学生，高加索战争的泥泞里吃苦耐劳又桀傲不驯的中尉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我们，谁没有一次次愿望的冲动，一湍

湍矛盾的起伏，谁又能不顾一切地冲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枷锁去葱郁自己？它们在被忘却的时光里曾撒满年轻的足迹，但很快就被世尘团团覆盖了，连抖落一瞬的勇气都没再振作就终生退却了。不再有耻辱感是已经耻辱满身，就像已习惯了流行的噪音。那个渺小短暂的现实不过戴着貌似点心的面纱而已，我们苍白的手套就竟连握一柄涂了银漆的木剑去决斗的力气也殆尽了。喧嚣挡住了内心深远的呼唤，沉沦压得天性喘不过气来。然而又是自找的。多少人在阳光下匍匐于黑夜，像周围脚气。“人”，在蒙着积埃的识字课本里僵硬着，天空仿佛永远地黯淡了。

然而他走了。天空黯淡着。乌云低垂。深秋萧瑟的白桦林送行着一个胡髭密密的垂暮身影。他的心疲惫而刚毅。这是俄罗斯永生难忘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深秋。一个继往开来、源远流长的年头。由于他独到的生命，博大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将始终不渝地流动着鲜活的走向，人类将又一次弓起那支灿烂历史的血脉。现实忙乱而空浮。在我们匍匐萎圯的屈辱里，82岁的他燃着他的愿望，一步一步扶着树身，望着远方，心地安详地前行。而我们的年轻从此黯然神伤，枯槁日重，虚腐匿迹。它死了。不战而亡，未试即输。

他出走着。这是生命的开始，也是生命的延续。为自己也为人类。它在贝多芬那里抽象成为颤栗而坚忍的《命运》。命运。“生还是死？”哈姆雷特低垂着火山一样的头，城堡在苦思痛寻里像岩浆一样渲流。太阳也仿佛在深处求索。沉沉的天空下，透迤而广阔的森林仿佛永远是乌蒙的黄昏。落叶阴湿松软，只有一阵孤傲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他向我们走来。和